

# 谢稚柳：两幅搁置多年的画

——读郑重《江南画派第一人——谢稚柳传》

■薛原



《江南画派第一人——谢稚柳传》  
郑重著  
文汇出版社出版



谢稚柳《旗亭赌唱》(局部)

提起谢稚柳，首先想到的就是海派绘画大家和书画鉴定大家，从郑重的《江南画派第一人——谢稚柳传》一书里，对他的一生和艺术可以有清晰的了解。

个人觉得，这本谢稚柳的传记，书名若仅仅用《谢稚柳传》，比《江南画派第一人——谢稚柳传》要客观平实得多。艺术创作和流派上，可以说谁是代表，但很难说谁就是第一。且不说“江南画派”的定义如何，至少提到当代这些“海派画家”，吴湖帆、谢稚柳、陆俨少等人，很难说谁是“第一”。

之前，读《名画说疑：陈佩秋访谈录》（陈启伟著，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时，读到陈佩秋说：谢稚柳在解放前画过一幅画，当时没有画完，放在箱子里三十多年，某一天拿出来看看还满意，要去装裱，又想补画完成。陆俨少对谢稚柳说，还是叫刘旦宅去补，结果屏风上的山水让刘旦宅补上了。

陈佩秋以谢稚柳此画为例，谈古画鉴别的难题，说再过若干年，对谢稚柳的这幅跨越三十多年又经别人补画才完成的画还不知道会有多少种说法呢。当时读到这里，便对这幅画起了好奇，谢稚柳到底画了什么呢？刘旦宅为什么要补画屏风上的山水？但是，陈佩秋的这本访谈录里并没有这幅画的插图，所以也无法知道这幅画的内容。

因此，读郑重的这本传记时，读到关于此画的内容，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同时，又觉得此画对于谢稚柳意义非凡——不是说此画是谢稚柳的巅峰之作，而是说此画的创作时间和环境对理解和认识谢稚柳的艺术人生有着指标性的作用。

郑重在书里如此描述谢稚柳创作这幅画的过程——1949年9

月，谢稚柳创作了这幅《旗亭赌唱》。这幅画所描绘的内容是唐人轶事。唐人薛用弱《集异记》卷二记“旗亭赌唱”故事，说王之涣、王昌龄和高适三人寒雪天在旗亭小饮，有梨园伶官十余人也到此会饮唱曲，三人便暗中记下伶官演唱的自己的作品以赌赛自己的诗名高下。开头三首分别是王昌龄和高适的，王之涣不忿，便指最好的歌妓说，其他人唱的只是“巴人下俚之词”，等她唱时一定是“阳春白雪之曲”。果然这个歌妓唱的是王之涣的《凉州词》，即“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旗亭赌唱》这幅画的内容可以说充满文人雅兴。对于饱受江南传统文化浸染的谢稚柳，创作这样充满文人趣味的画作是很自然的。但在那样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转折线上，还能有如此雅兴创作出这样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画作，可见谢稚柳的文人气。

1949年9月，在北京，开国大典已经在紧张筹备中；在上海，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进入上海的炮火刚要停息，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谢稚柳仍以类传统题材入画，可见他的潇洒。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正反映了他不谙世事的传统文人气的个性。这幅画当时其实并没画完，很快此画就被谢稚柳搁置到了箱底里，没有了再画下去的兴头。

郑重在《谢稚柳传》里说，此画后来不知所向，但到了1979年，此画失而复得，又被找了出来，并请刘旦宅补画完成。谢稚柳在此画完成后做了补题：“此三十年前所作，久已散失于尘埃之中，不复记省。前年偶得，重归壮暮堂中，则风尘变染，颜色都非，既悔其少作，益无足可观。搁置又已经年。今重观此图，觉尚有未尽处，而衰老暮年，手指僵颤，难复为此，因乞刘旦宅为补屏风，以掩其短，聊复存之……”

在1949年10月，谢稚柳又用半个月的工夫画了一幅《四美图》：“此图系用两张五尺宣纸横接而成，图中有一美人引吭高歌，透过竹林，又有两美人在同时回顾静听，再远处有一美人，似乎是在追寻着歌声向引吭的美人走来……”此画完成后，沈尹默、潘伯鹰等先后题跋。此画画幅太大，装裱时只是托了一层纸，然后就放在那里。“文革”抄家时，此卷也没有被人注意，以为只是一卷空白纸被扔在乱纸堆中，因此才幸免被抄走。后来，谢稚柳从隔离室被释放回家，四壁皆空，这幅劫后幸存的画给了他安慰，也让他倍加珍惜。一直到1980年代，郑重编《谢稚柳系年录》时，将此画附于卷后出版，谢稚柳又题诗一首：“罗髻蓬松一段云，回眸秋水照人清。饶他咳唾成珠玉，况是黄鹂百转声。”

这之后，谢稚柳就很少再画人物了，他画的人物多是仕女和传统题材上的“高士”，和新时代所要求描绘反映的工农兵形象有着天壤之别。他所创作的这一类

人物画，充满雅逸之气，更是和新时代格格不入。他很少染指人物画，应该说是明智的选择，因为他改画工农兵，很可能被讥讽为丑化工农兵的形象，反而遭遇麻烦。谢稚柳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主动停笔不再画人物画就是最好的证明。

之所以要提谢稚柳的这两幅画，是因为在新时代的转折线上，他以这两幅人物画，呈现了作为一名传统文人的面貌和底色，也预示了在新时代里，他很难紧跟时代步伐进行创作。幸好，他是传统书画鉴定为他安身立命的职业本色的。郑重在书里对谢稚柳在书画鉴定上的来历和特点作了详尽的叙述，尤其是他与徐邦达的鉴定分歧——两人往往在同样的史料和材料上，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最典型的就是关于徐熙落墨花画法的争鸣。南谢北徐的书画鉴定之争也是一个时代的绝唱，今后，还会有这样的人物和故事吗？

# 欢喜的遇见就在眼前

——读《遇见，是最好的礼物》

■方轻

由上海采芹人文化与春风文艺出版社联合策划出版的《遇见，是最好的礼物》一书，是作家简平最新的一部散文合集，共收录六十七篇作者新近写就的生活美文。为什么说这是一部“生活美文”呢？因为这部作品不仅关乎最平凡的生活，也关乎最不平凡的美，而这两者之间，其实往往只差了一个“遇见”。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即使面对相同的情境，有人可以遇见，有人则不会遇见；有人可以遇见很多很深，有人则只能遇见端倪浮泛”，我认为这句话很好地阐释了什么叫作“遇见”。

花椒树、笔筒、树声、野猫、小鸟、月亮、雨伞……这些都是书中的意象代表，再平凡不过了。不管去哪里，我也基本可以看见或听见这些东西，但是注意力却一直在别处。读了此书之后，才知道我错过了太多日常生活中的美，属于“不会遇见”的那一类。

“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的那种“遇见”太过耀眼，所以人们便很难忽视，只是这般遇见的难度系数太高，属于可遇不可求的一类。而此书所抒写的“遇见”，是全然属于生活的，每时每刻都可能出现在我们

面前，虽然很容易被忽视，但如果能用心灵去领会、去发现，其大美并不输“既见君子”。无论一条小径、一位路人、一本书籍、一首歌谣，抑或一块路牌、一片棉田，只要遇见了，真是大喜大快，以致美轮美奂。

文集中那篇《大人们什么都看不见》，说到了小孩子善于发现的眼睛。高铁高速行驶着，小孩喃喃地说：“你看到了吗？那座桥下的水里反躺着一条船，一只蝴蝶飞过去了，落到了石头上，还有两朵花，都是黄颜色的……”友人读后问我，高铁速度那么快，怎么可能将这些细节看得那么清楚呢？我心下一笑，如果不是我自己曾在高铁上观察过，或许还真会被这个从物理逻辑出发的问题难住了。高铁虽快，但稍远一些的景物相对而言其实属于慢景，小孩子视力好，将“蝴蝶落到石头上”看入眼中并不奇怪。事实上，孩子的发现与其说是用眼睛，不如说是用心灵；与其说是陈述，不如说是向往。而这种生活之美则需要我们亲身去经历；或许经历还不够，还要去观察、去遇见；但如果内心没有理想、没有激情、没有诗意，那么再怎样也难以获得。

《欢喜》是文集中最打动我的一篇。作者当时重病在床，可每周三母亲的到来却给了他莫大的鼓励和宽慰，连刺骨的寒风都变成了欢喜的良辰。作者在窗边目送母亲离去，那时正是寒冬季节，白雪落在母亲的发上、肩上，白发如雪，他这才清晰地意识到母亲已垂垂老矣，忍不住一阵伤心。但“春风柳上归”，哪怕最终母子仍难免生死离别，可他们仍能够坦然面对，说着德国诗人贝托尔德·布莱希特的故事，对着从苍翠树丛中鸣叫着飞起的鸟儿欢喜地笑出声来。读完此篇之后，我静默了许久，比起作者后来与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的邂逅，我觉得作者与母亲临别时才是一次真正的“生命的拥抱”，母亲平凡的举止牵动着读者的神经，无需多言便诠释了生命应有的意义。这又何尝不是一次关于生命的遇见呢？我相信作者与母亲都会为遇见彼此而欢喜此生乃至来生。

这本书，实实在在就是一份难得的礼物。书封上有句话：“美文生活，慢读漫听。”美文中有生活，生活中有美文，而且彼此促进与成就，生活需要美，而美与生活同在。对于“慢读”，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遇见，是最好的礼物》  
简平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美向来不可速取，需以时光来熬制，我之所以感觉自己先前属于“不会遇见”的那一类，原因很可能就是“速而不达”。读罢，掩卷，再回味，我发现那些让我记忆尤深的篇章，大多是我读得比较慢的，于是再去慢读那些印象较浅的，果然又发现了许多初读时未领略的妙处。至于漫听，原来该书在封底有二维码，读者只需扫一扫，就又是一番天地了，里面有众多著名节目主持人对该书篇章的朗读，我试听了几段，欢喜不已。书中感人的文章被这些名家用动人的声音读出来，听着真是美妙之极。“遇见”，确实是一件最好的礼物，它“仿佛是一种神奇的安排，它是一切的开始”。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是简单而平凡的，我们都希望在这平凡中遇见一些不平凡的美好。如何遇见这些美好？我相信，《遇见，是最好的礼物》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欢喜的遇见就在眼前，就在身边，但愿别看不见。